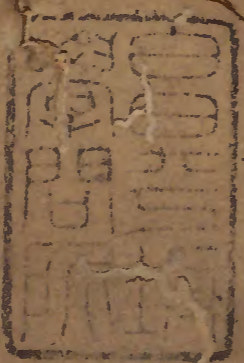


隋書

傳七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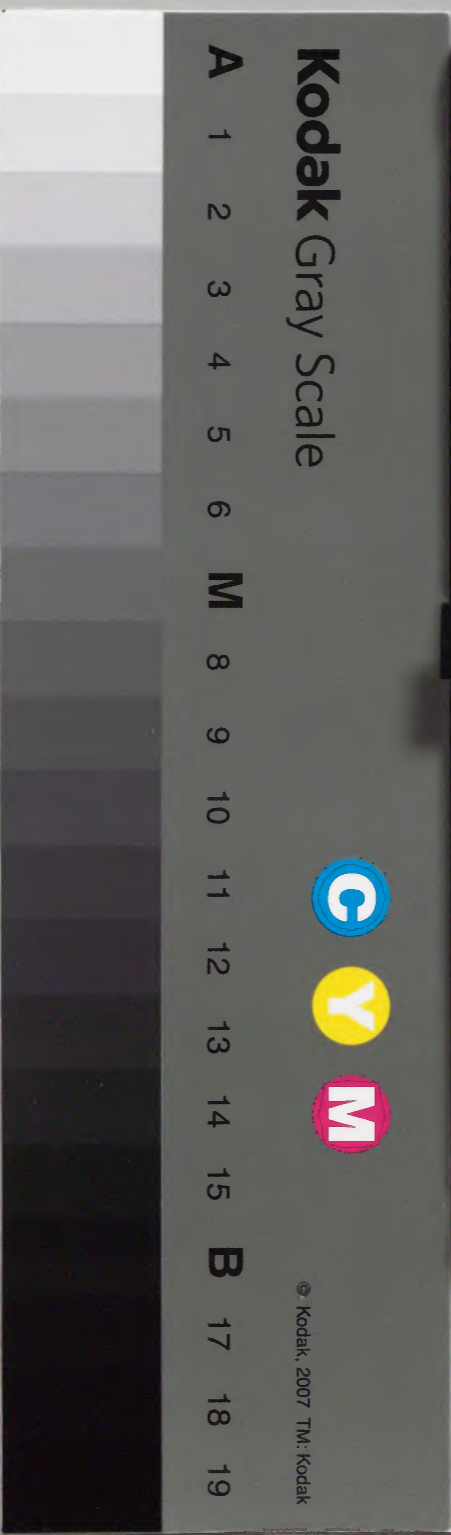
十三



内閣文庫			
三	二		漢
八	一五		書
函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六	二		漢
〇	一五		書
函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52
冊數	20 (13)
函號	280 7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之七

隋書四十二

淺草文

特進臣魏

徵

李德林

李德林字

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人曾從事父敬

族歷太學

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

文籍以為

四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調左

庶屬都賦

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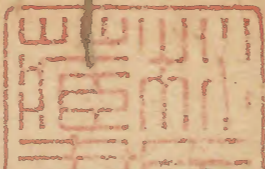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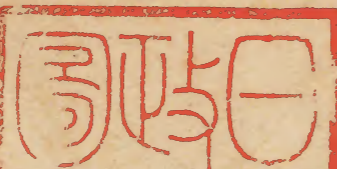
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

車馬不絕于

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

博墳與陰陽結

候無不通涉書屬文辭藹而理暢魏收嘗



對高隆之謂其公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真隆之大矣
曰魏常侍殊已無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
遭公歎曰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裘跣足州里人
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謀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遠
鄉車服甚重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
十騎稍稍留比至德林門繞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
人燠灼德林其貧軼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官情
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潛為定州刺史重其才
召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數嘗與德林
云竊聞蔽賢蒙顯幾及今君沈滯吾獨得濫身朝廷縱不

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歸本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
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竊趙固多奇士此言試以不
為謬之歲此首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且觀其
風神器定效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實生泉出之
儔彫蟲小技如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後又為四朝
然涪大慶有三獻文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
表云洪水懷沈帝思俾又以正平比夫大高常謂擬公剛非
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尊彥即命德林製表尚
書令表遂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其以示吏部郎中
陸印印云云一見其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自後

生制作乃消之流耳幼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同族成之
曰汝每事宜即此人以為模楷時導彥銜深慎選舉秀
才擢第空有申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
既是在西省取負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閭
門守道訪明初導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授揚
人物復在鄴勅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公掌
作相居守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
機密王司省河清中授負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
寓直舍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人告人
密省天

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勅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
中相彥深別與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
發劫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友陸養宋士素各醫
張子彥等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體洪腫數日間一時
頓老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以太常博士巴叔仁表
上其事朝廷嘉之纔滿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
請乞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
收勅德林書曰前者議文摠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
今爾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
之罪既聞人訟因而持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

常也 蓋按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亦曰元年 亦曰獨即位得稱
元也 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 蓋亦大傳周公攝政
一也 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
六也 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
天之然則周公以臣鍾而如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
蒙 少議文扶病省覽其情迷識變得發蒙當出君下必無
橫 嗚唯應閣筆贊成而已 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
中 錄謹以為呈收重 遺書曰惠示一事感佩殊深以魯
公 侯之事昨小為疑 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
息 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
一年 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
何別 更有所見幸請論之 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
故周 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 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
翼 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
今事 殊不可以體為斷 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群后便
云 豈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 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
以為 舜若竟死欲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
文 也若使用王者之禮儀曰即真則周公負衰朝諸侯
霍 行周公之事皆真帝矣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
不 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亦建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一

書曰六齊之興言由武帝謙讓受命豈自史也此觀論者
間也聖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
之也然師者元字耳事類朝二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
也安易重受元言鄭玄注云如案說文丁周公攝政是以
試也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
一年二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蓋受命之婉辭非一與
元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
肯四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平志則自尊本國誠如高議
欲使以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以漢旨春秋意在是也正司
馬火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其人並以為魏賊亦寧肯

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出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
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
也若欲高祖事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
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庸庸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
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東晉議云赤雀白魚之事
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亦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
陸機不論元者其所未喻顧更思之陸機以刊本者於虞
書龔初見於尚典以藏言即止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
可二代相涉兩史而書必一不得以後朝創製之亦斷入前
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從齊

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
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為未盡善也和士開以頌示
德林宣旨云臺卿此又未嘗朕意以卿有大才頃敘盛德
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
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為侍中尚書
左僕射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
者問德林云是彥深當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
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
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平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齊主留
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明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列
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黃明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
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
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
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
本畏爾逐齊主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
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弼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
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
此以後詔書格式及用山左來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
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
其與齊朝作詔書及檄我出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

其驅使復為我作之書為大異神武公紀豆陵黎谷曰
臣聞明王聖主得此麒麟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
之瑞物雖來不堪以用如李德林來受軀策亦陛下聖德
感致有大才用無以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
曰誠如公言宣政不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
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額命邦國公揚惠謂德林曰朝
廷賜令總文武事繼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
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曰德林雖
庸懷微誠亦有所任若曲相提將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
悅即召與語劉昉即譯為矯詔召高祖受額命輔少事

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
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
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金
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
譯為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為丞相府司馬譯昉
由是不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加位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
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百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
中動逾百數或機遠競發口授數人又意百端不加治點
鄭公九昇孝寬為軍道元帥師次小橋為心水浸長谷未得
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字文所崔弘度並受

尉遲迥饒金軍中悖慢人情大臣高祖得詢啓深以為憂
與鄭譯議欲代此二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
家貴臣未相伏軾今以挾令之法使得以耳安知後所遣
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毒由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
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鄭公以下
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立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
括以之而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
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
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頴馳驛
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

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
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
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頴楊惠亦依違從
之唯德林司事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若讀書人不足
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祖之下
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賢為不詳皇元在勅令與大尉任
國公千翼高頴等同條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
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文也於今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
條德林以為格已煩義須重一縱令小有請殺非過遠
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政張武人妻置五百家鄉立即令遷

民間辭訟皆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重閣親感剖斷
不平今令鄉正重治五百家恐為言更其日今時吏部摠
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高之內詮簡數百縣
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
者必恐難得人即時更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
令兩縣共治一鄉勅令內外群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
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脩今時公
何不論廢郡為便今今纔出其可改乎然高頌同威之議
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勅令撰
錄作相時文翰勅成五卷謂之朝朝雜集斥其事曰竊以

陽鳥垂曜微霍傾心 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
冥符故稱比屋可封 萬物斯覩臣皇基聖期便豫驅馳
得參可封之民為萬 物之一其為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
臣王在應運挺生接 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
變容朱藍所染素絲 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
效力於時種德積善 豈可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於
取晉書契已還立言 立重管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
后旁資群傑牧商鄙 變身鈞幽微化為僕王比自此也有
教無類畜立蓋於聖 功見德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
士亦因此焉燭霧可 依瀉蛇與蛟龍俱逐栖息有所養

同驥驥之速因人成
受命之主委質為臣
天地流名鐘鼎何益
為史方可叙帝王之
實非勲非德則軒冕
休運非遇天恩光大
收拙甲問退仕鄉邑
出入閭闔之問
樞機惟幄
筆輿群官總
其功不難自述而
過高世之才連官
若頡書伊尹制命
爭談人鬼之謀乎
之流無學無才則
舍弘博約文禮萬
不種東陵之瓜豈
太微之庭履天子
者也昔歲木行將
興八柄之所大隋
天之下三構亂軍
領或速均發發或
帝內明外順經營
儼財成萬類咨謀
賊三軍奉律戰勝
夢終之禮報群臣
夫千變萬化警彼
更小則毫毛無失
百目見發言吐論
操續書記而首
則之也之人觀而
知立之言第

文翰臣兼掌之時
委簿領紛紜有書
萬幾或幾有萬事
運不測之秘幽贊
率土之瀆貴及帝
風安上治民之道
百六有隋事作文
棄光景大日壤心
盡隨遊燕百王本
操續書記而首
則之也之人觀而
知立之言第

予聞而不定焉... 袖手披目... 或運宵不寐... 疑皆天旨... 安違命者... 變大亂而致... 盡出聖懷... 陳拉漢元... 屬神聖... 德天道人心... 切於黎獻... 和之勸晉... 言露板及... 不定者雖... 前奏勅旨... 是夕今日... 曰自古帝王... 應之運昧... 於是追贈... 定州刺史... 安平縣公... 諡曰孝以德

之內亦曰一民樂

比夫當勛之冊魏

內手捫心夙宵慙

臣潤色之唯是愚

文有可勿心事不可

之筆當時制述條目

皆讀訖明日謂德林

昨讀霸朝集方知感

必令公貴與國始終

我本意欲深榮之復

晉書

四十一

一

杯龍焉德林既少有

或有不若者謂為

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

若遂古玄黃盛開帝王

時者命確卒不變非人

疑而難信缺而未詳

欽明至德莫盛於唐

績於文王天命顯於南

子曰虞將與之唐而

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

後必大易曰崇高言貴

君一焉此則名震與唐

虞之之美美者子孫用

箕子必大之言於茲乃

豈足云也有娥玄鳥高

妾言隋以興焉古今二

佐高帝而滅楚立官

遺體之集歿降巨鳥

庇氏臣主立殊勳於

炎精之紀受命

名重以貴顯九制文章動行於世

焉德林以梁主之元諧之徒煩

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

神聖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

力所能為也龍圖鳥篆號謚遺亦

靡得而明焉其在與文煥乎細素

貽謀長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

叔昔已妻方娠夢帝謂已余命而

育其子孫乃生有文在其手曰虞

封太叔又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

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

夫兼一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

無窮之祚遠皇家建國初號大興

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

以興焉姜姬巨跡周以興正謂也

代靈命如一本枝種德與葉不

以定漢東京大尉闢四孔子生

奇累仁積善大申休命大祖挺生

室建於漢於周朝啓靈之國肇

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

具與三之表聖人聖之
臨照於野冕內明外
集自有周之末朝野騷然
上帝付其民誅茲逆以
河據有齊累世之都
橫地迥九州陷三民
蜀之險與兵與眾震
也窮凶極逆非欲言
警睥睨宸極從漳可
靈吐納江漢伏爾

或氣或靈於殿廟如夫如日
自後獲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
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
元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
新國易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
丁分擁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
江山鳩毒已庸驚食素楚此一虜
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戢
負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荆
若媚毛曝骨腹腸聞不客孺爾

乃奉殮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
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湯滌天壤
化以來弗之聞也光熙前緒固有不
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不遠告靈
而弗有自辟庚丑四方岳嶽稽圖
肝瀝膽書詠夜以方屣其讀之高
密如恒如升推帝居歆初業垂統
彝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
用之官省相監之職奇才間出成
走於指蹉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
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

卷之二 四十一

數暨北海一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春蠶日
變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實出朕願盡為三
妾殊方異類言契不傳梯山越海真珠奉贄欣欣如也集
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
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你詳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教
遊文雅之場出入香冥之極合神謨鬼通幽洞微群牧歲
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法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文
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風
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圖謀設幽遐而矣出獨且父天
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語哉

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撓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事
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世因基自取而不
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
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著泣麟動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
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黑帝勃敵項羽誅秦摧漢
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歛起妖妄曾
何足數賊子逆臣所以為亂自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
逐鹿之邪說謂飛鳥而為君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
同元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賊識真
人之出尉迥同詭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

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刑事之大戒矣
其意以臨惡其元僧道凶邪時煩欲使其可不戒慎哉
積惡既成心自絕於善道初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
其魄鬼惡其為惡故也夫帝聰明辨正直且目監於率土
賞罰參於國朝補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
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
已除其籍自宜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
上書削稟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患之以懼道
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茲回不主事乃與天豈推愛禮
光滿履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姓不自作衆星共耀五天

成象夙沙則一雖黑心蔽民且惡知歸有由則始為跋扈終而
大服漢南諸國覓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以歸漢
故能招信順之助保 不山之安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
一郡地減十州遇命 印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
乞同溥天乃復養益 家之疼導顛覆之軌越越只越仍為
匪民雖時窮大道恒 兵舞鏢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
殄滅之期有命不恒 處可知矣房鳳之戮元龜匪遙孫皓
之侯守株難得迷而 未覺諒可愍焉斯故天濬文天之心
不問君子之論也德 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
重駕幸同州德林以亡 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

陳事意旨自隨也時高頴因使人京上語頴曰德林若志未堪行宜自至宅取計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蹏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晉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晉王更已宣勅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書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得將與其勇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為營造并覓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塲為王謙宅替九年車加馬幸齊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遇追蘇威自長安至奏云高阿那肱是亂世宰相以誦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賃之德林誣調文奏自入李真通馮世基等文進云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贖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書上不聽乃悉遣店給所住者自是益嫌之十年廣惡高頴解於關東諸道列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皆賄上仍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正事巨本以為不可然豈真來始爾復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即停廢政令不一朝古以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輒欲改更即以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高祖遂發怒大詔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為大尉詔議以不誦相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父終於校書郎相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延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為內史朕恐公此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徃何不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謂冑取店妾加父官朕實心之而未能致於今當以一州相遣且因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

謂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封丘園死且不畏上小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裨益為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及將葬勅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賜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惲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真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一落趙之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後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

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
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亡功參佐命十餘年
間竟不待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二失見五十卷
行於世勅撰教義三不成有子曰且無博涉多才詞藻清贖
釋巾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
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恐其初不附己以為步兵校
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不侵譽重鄴中聲飛閔石至
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開發文誥之美時無與
二君三辨合自致青雲不虛莫已知豈徒言也

列傳卷第七

隋書四十二

列傳卷第八

隋書四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河間王弘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
 隨母郭氏養於舅族次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
 孫時在鄴下懼為衆人所誅因假以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
 為周所分弘始關與高祖相得首四祖家之為買田宅弘性
 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之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
 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謂曰趙王宅將及於難弘
 時立於戶外以荷高祖累加開府賜爵侯公及上

三十五

隋書

卷四十三

列傳

第八

受禪拜大將軍定封郡公尋贈其公為在國圖書及河間
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
時突厥屢為邊患以行軍元帥率兵數萬出靈州道與虜
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靈州總管進
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
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
安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殺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每
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
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
薨大業六年追封鄂王字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竊帝時精兵首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
慶獲全累遷襄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聚
陽諸縣多應密慶勸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
中糧盡兵勢日蹙是密因遣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
剝削生民塗炭天下墮塗生靈塗塗之麗未極驕奢糟立酒池
之荒非為端亂公者其誰義旗斯前烈虜八方同德萬里
俱來莫不期八關以三軍爭運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
江淮九厥遠之八水風莫不義唯崇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
紂之元兇法實為重也
紂之元兇法實為重也
紂之元兇法實為重也
歌而入周竟西楚而歸漢
昔意示初幼運骨肉但識

漢書

寶鼎之將發知神聖心

郭氏乃非揚法止為一但與公

名在殿堂其敬之禮其

天親之慈意歎事不同此又

胞有逾況閱惟身及之誠感

保為一許音莫若聖烈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大山高枕而

卧長守富貴及為美談乃至于孫必有餘意矣王世充屢

被摧蹙自救無聊偷息以是漏詎能支以既達韋津東都自

固何暇圖人世充朝上一達便夕滅又江都流定志歸

不充事切析散義均者莫與烽火於 山請侯真至

船於漢水還日末期王獨守孤城絕 千里餽糧之計

有月餘散卒之多纒盈數百有何恃 懇欲相拒抗來枯

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音 知何日然城中真

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為內啟止恐 禍生七首豐發蕭

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 冀心可為酸鼻者也

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 亦至慶得書遂降于

密改姓為郭氏密為王世充所破 以歸東都更為揚氏越

王侗不之責也及一稱制拜宗正 知世充將篡慶首為勸

進世充既僭為號降對郭國公慶 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

王世充先代家住山東本姓

初元有夢應遷往頂蓋盤石

血亂口布之於董卓良異

之昏主心若豺狼雖必同

師克必於類為非何能自

妻之署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
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
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陸危而公
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老
用妾為願得送還東都君之
粧仰藥而死慶歸大唐為真
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失明
二世充以慶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
拜上儀同高祖受禪贈
少習騎射在周嘗以三功
鍾葵為柱國尚書令

公以處綱龍焉授開府
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
質直在官彊濟亦為當時
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摠
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
為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益生
獵書記有風儀慶賢好士開皇
與宿衛後為司明侍郎煬帝崩
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
刑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
以拜儀同以重騎將軍恒
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
陽官子崇知突厥必為

寇患屢請早還師帝不納尋有賊退帝怒
之曰子崇怯懦豈有陳請驚動我
出為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具
六兒復擁眾劫掠郡境子崇上書
言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
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為盜子崇前
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
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
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
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
遂各叛去子崇與心腹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
下城中豪傑復應之城陷子崇為讎家所殺

觀德王

觀德王雄初名高祖族子也父納仕周為八州刺史儻
城縣公賜姓吐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雅進止
可觀周武帝時為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
作亂以其徒襲蕭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
縣公邑千戶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邦國公邑
五千戶高祖與眾相雍州牧異士賢謀作難雄時為別駕
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

虞候周宣帝並拜備諸王有繼公雄季之子騎送至陵所進
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
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三萬戶以邢公別封一
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祖謂黨者上詰雄於
朝雄對曰臣忝衛宮聞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
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願用公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
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
高頴廣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高祖
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與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爲司空
三繼元皇九年八月朔壬戌高祖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
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
旅繇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
舊庸勲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迺誠副茲名
實具用命爾爲司正往欽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崇
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請所不通者客 遂封清漳王
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蓋望命職之進地圖上指
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號之公也 德祖稱於是改封安德
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六年高祖校鄭州刺史事
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臨吐谷潭詔雄撫管
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

夫為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蓋公卿之首蒙先
 皇不次之賞何陛下并分之恩久矣台槐常慮功業滿豈可
 仍叨匪服重一兩鳴名臣實面墻敢緣從例臣誠昧寵交懼
 言責昔劉實三言滿三階之任曹洪上將寧超五等之
 爵况臣家意加於高平京尹亞於皇夜錫土作藩鈕金開
 國於臣何以百處存物謂其非分是以露款執愚祈恩固
 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鑒丹誠頓觸宸嚴伏增流汗優
 詔不計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
 鎮遠疾而罷時年七十一帝為之廢朝鴻臚罷護喪事有司
 考行請諡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諡曰德

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
 平等十郡太守于恭仁位至文部侍郎恭仁弟絳性和厚
 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為司隸大夫
 遼東之役帝令絳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玄
 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江免路逢絳絳避人偶語久之既
 別而相就音數矣司隸劉休文奏之時絳元吏部
 侍郎恭仁將立於外帝召見寢之未發其事絳憂懼發病
 而卒絳弟續仕為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遠少聰敏有異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
 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子時吐

谷渾寇之變記上柱國三楷為元帥達為副馬軍還兼吏部
侍郎加開府歲餘轉中侍郎出為鄴鄭趙三州刺史俱
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楷同上差品天下敬重達為第一
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百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
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無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
者唯楊達耳獻皇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
嗣位轉納言仍領總策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
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
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慕高祖新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示社是
以河間觀德威德山河屬乃設尊地非能逼故高位厚秩
與時終始楊慶二在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
母如遺跡及身而始皆其然矣觀王位登台衣慶流後嗣
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列傳卷第八

隋書卷八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滕穆王瓚嗣王綸

滕王瓚字恆生一名慧高祖母弟周世以太祖軍功
 封立見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尤中侍上上遷御伯
 中十八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
 美次女儀好書愛之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二郎武
 帝甘女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
 府重事一以相付朕將遠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
 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



祖入禁中將授朝政令廢太子高祖之欲有計議瓚妻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瓚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重和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冢伯瓚禮律進位上封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有圖瓚曰祖之欲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禮立為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死宇文氏死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瓚不得忘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性旨因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斃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瓚以斃于綸嗣

綸定獄籍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其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為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久乃囚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沁明惠因琛多算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二人為琛皇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琛問侍郎王弘窮冷之琛見琛方怒遂希旨奏綸厭毒惡逆坐書死帝令公卿議琛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

力甚先乃離阻入謀棄同即吳公悼於前子逆於後非直
觀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
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之為民從始安請
弟叔從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
為郡司所遏未幾復從朱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仕弘所
逼推為妻子竄于信且後歸大唐為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
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
弟洵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
自安司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詵字弘籀前
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

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高葛在周
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上卒古尚祖位追封道王蓋
曰宣以靜襲焉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隋書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
守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
所勳發由是高祖於諸弟中
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牧
集木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

隋書

卷四

三

位柱國及受禪之為衛王尋達
地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
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牧
臣歲餘進位上柱國轉涼州
都督奕奕風儀有器局治甚有
聲其年以奕為行軍元帥
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
虞元帥河間王弘口盧勣賈崇
等分道而進
但受奕節度奕親率李元節等
四將中朔州馮沙鉢略可汗
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
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
可汗中重傷而遁高祖大悅賜
奕負衣梁安縣千戶六年
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
突厥追逃而返明年徵為
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奕寢疾
上使巫者薛崇宗視之云
衆鬼為厲奕令左右驅逐之居
數日有鬼物來擊崇宗崇宗亦
宗走下階而斃其夜奕薨時年
七十一贈大尉冀州刺史

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
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
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
為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
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害
當以布告鐵成其獄奏集惡逆
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
物多疑集意懷左道厭
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
情狀人理事停先朝是君父之
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
死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
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
逆乃之華猶子之重廖之好
壽

匪由德進三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
僻在三之義必敬俱淪急難之情口懷頭滅公卿議既如
此覽以潛然雖復王法無私旨心從善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
親親致之禮情所未忍於定陰為遠徙邊郡遇天下
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大祖軍功賜
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
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兼定瀛相懷衛趙
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龍驤受

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為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為
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
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每臨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
無私謁有待讀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揚君英蕭德言
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與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
辛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
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焉孤皇后不相諧以是
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換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
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吾平京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
幸無可露路何更營乎有一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

今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
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二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
門自守洪朝觀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
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
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
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六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
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繫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
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 俾詈辱之玄感怒甚留
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共無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
弼等

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醫終謂所親曰吾今

日始知得保身自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七詔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

兆深根固本宗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

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七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

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七併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

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

篤睦閨房之際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

滕祖慕亮人皆竊議^七將沒 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屬

后故任遇^七特隆而諸子遷流莫^七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

育列^七

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吾與吐隸爲伍外內無虞顛危
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列傳卷第十

隋書四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
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暹地代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
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
郡公出爲淮南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
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
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

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接檢又欲徙民北實
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
之本情波涉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間時昏周平東
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加
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
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
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
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
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
謂群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發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
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薛子忿
諱為二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
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勇
嘗文飾蜀錦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
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
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
重居兆民之上吾且日衣服及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
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
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
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曾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

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
徵召一時普集天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
制於是下詔禮有等差五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
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
牧正冬朝賀任去作真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志停斷自
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今選宗衛符官以入上臺
宿衛高祖奏稱蓋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
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
強武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重恒於交番之日分向
東宮上下圍伍不別岸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
舊風蓋疑高祖勇尚勇文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
昭訓雲氏尤稱愛幸禮匹於嫡男妃元氏無寵嘗馮
二日而憂獻皇后意有他故甚真望勇自是密詔專擅
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主知之彌自矯
飾姬妾但備真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
王德行其後晉王求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敬接朝臣禮
極卑在聲名藉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
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階
闕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
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公者之別有切常離又汝

然立下相對歎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憂怒欲加屠陷每恐謫生於授梓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覆危亡皇后忿然曰現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皇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尊寵阿雲使有如許朕大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大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髮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士文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三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襄公宇文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懼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主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見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及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懼阿雲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素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名而問之輔賢

曰白芷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
五兵造諸厭勝之於後園之內作燕人村屋宇卑陋太子
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與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
宮使楊素觀勇素本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
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怒恐有他變
願深防禁高祖聞素譖毀其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視東宮纖
介事以聞奏因加謀築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疎忌
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
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言藉悉令屬諸衛府有健
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遂私於東宮華臣姬或貴以

財負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

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

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

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

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百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

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證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

皇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人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

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人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

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甲日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

有敬言急還移就前殿豈非云爾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

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人楊素陳東宮重狀以告近臣

素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公巨太子檢校劉君士餘黨太

子奉詔乃作色奮厲罵曰語臣云君士黨盡伏法遣

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未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

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

弟重以上不得其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

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

長子望其漸以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

嬖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

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

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曹真之便憲曰會殺元孝知

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

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

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房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

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

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公豈自為其此事勇嘗引曹妙

達其定興女同謙妙達在公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

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以收天下之望直我雖德

慙竟益終不以萬姓付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

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不軍五原公元昊諫曰廢

立六事太子無二言詔旨老
 下察之曼辭直事強聲一俱
 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
 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
 物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帝將
 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嘗為
 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亦
 奮鬚揚肘曰大丈夫會當
 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
 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
 後悔無及謔言罔極惟陛
 下不吝是時姬威又抗表
 事跡且皆言言感對曰皇
 太子欲得從樊川以至子散關
 下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
 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
 則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
 一日然不忘之決當快意又
 使怒曰僕射以下言會戮一
 囚集一小成春夏秋冬

不輕營起亭殿朝遊夕改每
 叔靈言是孽子乎嘗令師姓
 年此期促矣高祖恻然曰誰
 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
 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
 兩陽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
 更去采訪朕所省惡書見高
 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
 文以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
 奏言左衛元是身備宿衛常
 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壽

高祖弘將勇書於朝堂與皇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
在仁壽宮有鐵小車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其金非此
徒此遺武士執夏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
窺起居還途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
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
燧乃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
藥局貯文數斛亦搜得之入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
子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
行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坵城門自然餓死素以
感

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

服翫似加飾者

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為太
勇以謂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在
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無
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自
耶向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
西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
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
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
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必
高祖遣將諸物示

隋書卷四十五

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
建春宮重德業日新隆茲有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
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愆難以具紀但百姓有天之日
姓朕恭天命屬當受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
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可廢為庶人
顧陛下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今薛道衡謂勇
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
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贖識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
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惘然又下詔曰自古
必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知凶黨扇惑致使禍及宗社

流光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
郡公元景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溥乃包
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
則策名儲貳位長言察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
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
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上問國家希覲災禍左衛
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濁宮闈
典膳監元淹認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訛謗潛行離阻進
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徃居省閣舊赤宮
臣會必一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營間構開

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諫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
 心在深發兼制奇器異服皆諫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
 凡此七人為害乃其並亂斬妻妾子孫皆惡沒官車騎將
 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吳州民章仇太翼等
 四人所為之事皆是停亞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
 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
 田宅悉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又豫追番丁輒配東宮
 使役巡官進入春坊率更令晉又建通直散騎侍郎
 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下功擅割
 園地而甄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殿宣詔必效之黃平

王雄谷詔曰至尊為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為大
 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又省立晉主廣為皇太子仍以
 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一段元冑楊約並于段揚
 難敵五百段皆鞠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
 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背
 尋而目州長史裴肅奏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
 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
 具陳肅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而申冤屈
 而皇太子過之不得聞奏勇於是亦樹大叫聲聞於上冀
 得引日元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著不可復收上

以爲然卒不得見妻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
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數亂言聞於高
祖高祖抵牾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
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偏爲高祖勅書賜
庶人死追封方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
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暕襄城王恪
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暕後宮生
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
太孫何乃生未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
出時人以其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黜上表
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
於螻蟻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鵠之
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二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
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許州刺史時年十二
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西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
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
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
三十揔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將周羅暎

荀法上等以勁兵數萬以鸚鵡洲揔管崔弘度請擊之俊
慮殺傷不許羅喉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
謂使者曰謬當推敷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
善之授揚州揔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
揔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
獎勵焉其後俊漸奢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土
遣使按其事與相連上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
室窮極俊麗後有巧心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
為妃作七寶幕籬為冰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楹
棟之間周以明鏡開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
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
進毒俊由是遇疾繼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
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
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
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
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
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
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戮力
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誥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吾子
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

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
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
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
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公天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
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
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
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
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以前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
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
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
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
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
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
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以奉
孝王嗣封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
之際左翼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脩營於浩
浩復詣述營互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
廢免字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
魏縣自僭為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

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為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瓚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夔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

護軍之因謂群臣曰我法者必在子孫守誓如此也
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且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卒
後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
主廣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
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
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
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
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
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
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

大怒欲斷其言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
揚素蘇威牛弘御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
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
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
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
寧有是耶於是廢為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
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
知所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
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
針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

縱國法不可犯也
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恩不相勝致只恐
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殺慈恩息未盡之間
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歸瓜子即其愛子也
上因下詔赦其罪曰汝地居三丁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
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罔瞬朕一宮行望災譽容
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以何規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兒也次當建立以承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
妾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三言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
妾道清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詎藉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

隋傳十

四十五

四

述不易之姓重治成都之宮室
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小兄之
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
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
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書其形
鑲初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
諒魂神明在華山下勿令散蕩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
書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
形狀我今不知楊詠揚堅是汝
化揚堅夫妻廻心歡喜又
神如比

之
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
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
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
人公而汝皆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
乎
程
庶
州
音
四

音重

四十五

十一

高祖云州摠管上幸温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高
祖黃河三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且不拘律令十八年
是遼東之安以諒為行軍元帥率眾至遼水遇疾疫不利
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
至龍夔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讓廢居常狹
險有異圖遂誡高祖云突厥方強大原即為重鎮宜修
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三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
備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頊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
少頃儻有奇略為詠以議眾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三人
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誅諒
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微之不赴遂發兵反摠管司馬阜用
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
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
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摠管府兵曹藝文
安說諒曰并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
宜乘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
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
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
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

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
大將軍慕容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并陘以略
燕趙往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為柱國統單貴王聃大
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
忽改圖令統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
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
事去矣諒不對以王時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
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煬
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統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
步騎四萬趣太原詔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
懼拒素於高澤屬天大雨諒欲放師王頌曰楊素懸軍
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
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遠也諒不從
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
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策奏諒罪
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
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顯因而禁錮字文化及
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
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無軍監國九

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繁讒言間之顧
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
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鬼走街百人逐之積鬼
於市過者不顧言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
祖一朝易之歸逆亂之源長觀觀之望文維城肇建崇其
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運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後以
憂卒實此之由俄僞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天布斗粟莫肯
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疊蓋亦
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圜
圖或顛殞於鳩毒本根既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
陷自古興滅立無覆滅漢宗有多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
有隋之酷詩曰殺監不遠在皇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
可不深戒哉

列傳卷第十一

隋書四十六

特進臣

魏

徵

上

趙斐

趙斐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斐少孤養母至孝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迷孤苦涕泗交集惠達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太祖班師斐請歸無納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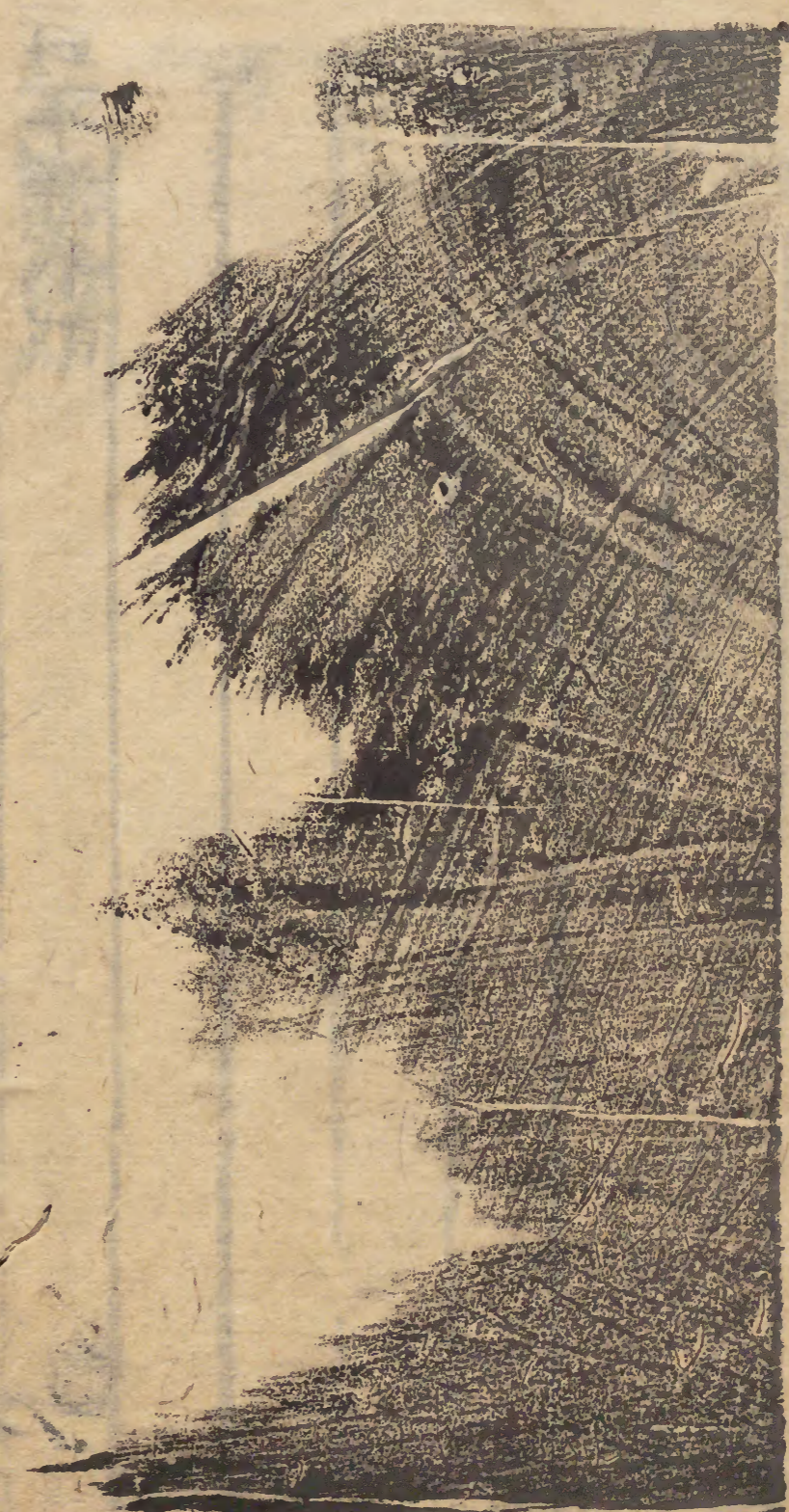
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斐少孤養母至孝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迷孤苦涕泗交集惠達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太祖班師斐請歸無納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

三九十六

隋書十一

四十一

七



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徵遷大宗伯及陔陟斐授璽
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
史朝廷以斐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
旨尋出為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其有威德斐嘗有疾
百姓奔馳至為祈禱且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
詐斐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
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斐田中高者為吏所執斐曰此
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
車以賜盜者盜者愧而過於重刑其以儉化民皆此類也
上幸洛陽斐來朝上然之曰冀州大業曹民用殷實卿之為
政深副朕懷開皇十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

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

趙芬字之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
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為相府鎰曹參軍歷記室參議能州
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
護召為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強濟所居之職
皆有聲績武帝親掇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
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眾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
稱善後為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為行軍長史封

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為浙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
洛陽高祖為丞相尉迴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
密告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
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
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
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
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輜車几杖被褥歸
于家皇太子文致巾幘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
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
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陳
江都丞徐仲宗皆竭百姓之產以貢于帝仲宗遷南

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浙三州
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靈
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周太祖嘗
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
賜姓普六茹氏擢為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上
學博士太子宮丑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
中大夫宣帝時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

相州總管尉迴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迴方覺今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不肯迴而卒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滑州開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咸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一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動數萬如何可資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西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收賦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蒲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布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矍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

公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

蒲州

五

五

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後引漢水立隄防開
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
平子吳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儵周柱國平美容儀有
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
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
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為小司寇
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
為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於海高祖
深以淮南為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
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
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
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問巷以備凶
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
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
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
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飢饉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
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
道義資遠美請勸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上深

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徵轉工部尚書名為
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那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者上怒將
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
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諉
曰不癢不聲末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那紹之
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
於是赦紹因勅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達頭可
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詣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
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四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
以賜之未幾遣詔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
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
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整甲之象
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
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
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為渤海
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
後為王世充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昱
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
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
共覲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
夫于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
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
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
護引為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
睦俱使于齊遷振威中大夫武帝之甥突厥后也令暉致
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可比封義

字邑四百戶高祖巡百

府進爵為公

齊都官尚書兼領六僕奏

吳杜

永灌三時原澆易國

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

轉左

侯將軍太僕卿如故

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終

采幾

事免頃之拜魏州刺

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

去職

餘卒于京師時年六

十上嗟悼久之勅鴻臚監護

喪事

曰元子肅嗣官至

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

至日

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

父瑱

縣騎大將軍師少況

謹有云性初就學始讀孝經

拾書

意曰名教之極其在

齊于少丁父母憂君喪盡禮州里

吏尤工騎射向人家字宇文護引

參軍師推知諸蕃風俗山川險阻

接對論其國俗如袒諸蠻人敬靈

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又武

天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以武

吏部侍郎賜爵并陞侯邑五百戶

尚書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

三日萬兼領晉王廣司馬其人世

系襄陽負于時晉王為雍州牧

書左僕射高頌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

為法曹從事世康悲恨不能食又耻世約在師之下召世

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殺之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

世康左僕射高頌上柱國韓擒等於殿內賜宴各叙舊

事以為咲樂平陳之役以本志自領元帥錄陳國府藏器委

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

妃除汴州刺史蓋有治名李肅謚曰宣德政嗣大業中

世王給事部

楊景

其言行及長略涉經

中外府記室轉尚書

其有言狀朝真師必

無不隱情齊王憲為

馬樞轉少府大

高祖受禪拜

河北道行臺兵

重齋自賜錢

部出言與師

可也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楊景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豹魏司空父儉信中有美

風儀沈深有為屬名流就
百請之言見者奇之九歲丁
父憂哀毀過禮始將滿
父憂哀毀過禮始將滿
數年之間博涉書記自
時為寧都令其有能名賜
爵昌樂縣子後數以
功世為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
踐阼拜宗正少卿加
一門蜀王秀之結不
益州也朝廷盛
選綱紀以百方直拜
無州總管長史賜
二十萬緡三百
匹馬五十匹而遣之
卒遷西南道行臺左
部尚書數載復
為宗正少卿未幾擢
拜刑部尚書歲餘出
除兵州總管甚
有能名時晉王廣鎮
揚州詔令并毋歲
與王相見評論
得失規諷疑闕數載
卒官時年六十二子
虔孫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兖州刺史孝慈少沈謹有器
幹美容貌儀周初在中侍而上士後拜都督賜
子齊以奉使稱
言漢大都督其年又聘于
齊還受宣納士後從武帝伐
齊以功進位開府賜
又女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
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
工部上大夫高祖三禪遜爵
立郡公拜大府卿于時正業初基百
齊伊始徵天下工
匠織造之巧無不畢集
其事世以為能俄遷大司
農餘無任事高祖時
大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
欲重官之望以入之
其意為太子右

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
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迴以功
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
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舟尤羌作亂攻汶山金川
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摠
管軍使史萬歲擊西爨蠻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
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雋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
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更案奏沙羅云
王奉為奴所殺秀迺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
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死於家有子康

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
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迴以功
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
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舟尤羌作亂攻汶山金川
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摠
管軍使史萬歲擊西爨蠻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
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雋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
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更案奏沙羅云
王奉為奴所殺秀迺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
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死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涪郡高邑人也。祖楷，魏大中大夫。父徽，伯齊
陝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
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曰讓之，曰：棄文尚
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荅曰：竊覽自古誠臣，責任文武不
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雖不敏，願觀前志，但不守章
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自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
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
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為公。遷小
廩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寇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
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為伯。破州
刺史數歲，徵為本府中大夫，尋出為涼州，掾管長史。從
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
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口，說下十餘城。
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
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貳千
戶。後數年，晉王廣出鎮并州，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
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
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
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當竭誠效命，以荅焉。

恩歎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立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懼吏民稱焉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奭

張奭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廣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冀勸予義司昔在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勅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奭好學有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為外侍郎周太祖引為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為丞相奭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封為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嘗起今視事固讓

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嘗起今視事固讓

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嘗起今視事固讓

不許受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立尋
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諱劼揚州總管授獎司馬加
銀青光祿大夫賜性和厚有識者及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
州刺史晉王廣頰表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
晉王為皇太子復為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
為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慧寶官至終
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倜儻有文武幹
用初為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
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
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其有當時之譽馮明躬均上黨馮
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為立部尚書八人庫狄茲性弘
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聲名於當世然事行
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
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
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沈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
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揚尚若揚昇宗室之
英譽望隆重蘇老慈李雄張謐內外所屬咸稱貞幹並任
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列傳卷第十一

隋書四十六

列傳卷第十一

隋書四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韋世康

弟洗 藝冲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曼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逍遙公出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與祠下大夫歷鴻臚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摠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為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迴之

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汝終當長周齊分界因此亂
潛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
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守志不以得委于懷在州嘗

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縶外驅
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來命頻泣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
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
老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
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
有疾便辭况憊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

公世修世文並從戎後吾祖世中復與世文並從戎後
情彌切垣山之悲倍深常總意世中復與世文並從戎後

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
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
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
亦不顯人過外口以求名與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
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
嘗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

選用平允請托不行開皇七年

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都督尋遷為信

年又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餘年間多所進

管十三 朝廷補

為廉直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
年將耳順忘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
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跡伏奉
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
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
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真與公共治天下
以致太平人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勉骨一謝猶屈公卧
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摠管時天下唯置四大摠管并楊
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
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

之世聞世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諡曰文世康性
之初以諸弟位世諸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
世字嘉以弟之世石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
福嗣仕至內中舍人後以罪黜初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
東都福嗣從世玄感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擒令作文檄
辭世不聽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山
子福獎這事本口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洗字世穆世嗣執司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福主襄上士
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為
丞相從季父世實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公是二千石時大破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洗統兵出
原州道與虜兵相逼擊破之尋拜江陵掾管未幾以母疾徵
還徵拜安州掾管意以陳之役領行軍掾管及陳平拜江州
掾管至步騎一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璠據郡持兩
端洗遣開府長文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下登
為降其夜率部一千人襲擊高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
璠璠於陣高昂女于洗氏率眾迎洗遂進圍嶺南上遣洗
書曰公鴻勳少承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
掃威應指服之使十戈不用兆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
力至廣州詔除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

加封公為侯封侯事洗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掾管歲餘
史高昂表二使巨聚眾為亂以兵圍洗洗勒兵拒之中流矢
而不墮一柱國賜綿綿萬段蓋曰敬子協嗣協字欽仁好
學有雅量起承著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共父在廣
州有功上命為詹諸言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公身死
二十五年拜協為四從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善立立文小名又業國子周武帝時勳以軍功致位上儀同
賜食後武整侯品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
及高祖為丞相討洹陰圖不軌朝廷徵知之遣使至父孝
寬先就任代迴奉實將至數因許病止厚答從迴求察以察

其變河遠... 實老寬問迴所為... 不以實... 老寬... 至言... 酒食... 留不進... 加授上... 以功進... 別封一... 政清簡... 莫敢仰... 所譏開... 冲字世... 大將軍... 之帝復... 人及元... 大夫加... 汾州刺... 固縣侯... 呼冲問... 冲曰夷... 性易為... 反覆... 田牧... 宰不... 稱之所

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質... 功家資鉅萬頗為清論... 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 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 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為陳人所害... 周武帝以幣贖而還... 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 以壽開府賀拔蕞等五十... 人及元定之愆而還冲有辭辯... 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 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為... 寇冲自請安集之因拜... 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為兼散... 騎嘗侍進位開府賜爵安... 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 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 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 為反覆首田牧宰不稱之所

列傳

卷之二

四

五

致也臣請以理緩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緩懷
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勳之尋拜石州刺史
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為南寧州摠管持節
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
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
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
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三宜自抑割即膺徃旨冲
既至南寧諸師鬪震及西巽首領百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
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
失均王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
正案冲無所寬針冲竟坐免其罪太子洗馬世約諧巖於
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法西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
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
梧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眾為
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
侯檢校泉州事肅拜營州摠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眾心
懷撫鞅鞅劫并皆能致其死力美書畏懼朝貢相續昌麗
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陳納冲女
為妃徵拜民部尚書不幾年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唐書

壽字世齡，公孝寬。周上柱國、鄆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有令譽。為方侍上，上遷千牛備身。趙王為雍州牧，引為主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雲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為丞相，以其父平尉迴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山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諡曰定仁。壽中高祖為晉王，廣納其女為妃，以其子保巒。壽弟霽，位至太常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諱字元節，剛簡有風。梁仕周，位上開府、光州刺史。

高祖為丞相，以平尉迴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齊、梁二州，擢管卒官，諡曰靜。

柳機 子述 從子善之 機弟且肅 從弟雄亮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對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公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

四三 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

爵建安郡公。年二十四，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嘗近侍，無以遠金。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蓋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皇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書。機公主禮遇益隆。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感機曰：「一柳俱推，孤楊獨登，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見魚後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簡子述。

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太子

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龔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嘗稱書，拜朝臣。良不警懼。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切，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

等侍疾言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豈人上知而大怒因令
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
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一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
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
聽事見列女傳 在龍川數年後徙寧越遇瘡瘍而死時
年二十九

曰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
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
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
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二州刺史並有能名太業初

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白為開設學校大變其
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
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立文學武帝見而
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賓曹參軍開皇初授
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
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
業中帝與裴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
疎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大翼於宮中為
平鑿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

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
納之庶人不悻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
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三肅精察各非其罪也召守
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
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葦陽太守逼黃衆寶作亂攻陷葦
陽檜為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家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
武帝時衆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
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總管記室遷
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

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與禪梁
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
亮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
進爵為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領
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寒豈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寒豈之身長七尺五寸儀
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過寒
之於塗與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
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寒豈讀祝文音
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嘗之擢為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

爲田曹參軍仍謫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
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有雅望嘗談諧
又飲酒至石不亂田是立陳使至薛公謇之接對後遷
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
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
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
於突厥謇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
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
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
少卿大業初放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

帝使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
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謇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
業二年車駕還京師拜爲祿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
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而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
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
面立牛弘宣勅謂謇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
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顯慶則元
是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知冲未更世
事公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
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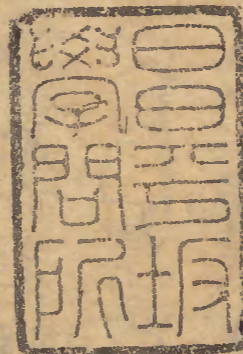
用此言唯國及身則無日矣。受勅之後，奉以周旋，不敢
失。嗟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憲皇之從事，一如子相
也。又勅憲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臣救之理。副朕所
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
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奢令，則之徒深見昵狎。憲
皇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憲皇竟坐吟名。帝幸
遼東，召憲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
配戍嶺南。卒於涇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
顯。開皇初，為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
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自察皆出其
下。宣帝嗣位，稍被疎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為丞相，深自
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為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
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
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
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
關右山東，以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
嚴急。蓋蔽焚劫，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
因循，遂成希息。俗化澆敝，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
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

以未清執物四政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夏天合
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靈風
行神謨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
萬古之典無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
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
盡行巨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
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
念下民漸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縵動延年世若
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
人識義方比屋可封取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

國重道莫先於學蓋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
抗衡分四海之民關二邦之力遞為強弱多歷年所務權
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
以機巧為師文吏可用深刻為法風流俗散化之然也雖復
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
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節彝倫
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
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
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
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宣戒奢崇儉率先百辟

徭薄賦莫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國士羞言
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甚民
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
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勤
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耻父
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勸
學行禮迨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
政數年卒官予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
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拯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欽
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
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
帝嗣位素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賦貨唯調
清素守常為特所羨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 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
入彀禮聘或出摠方岳朱輪接軫旗旆成陰在周暨隋勳
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
傾敗三疊有意政肅每存誠謹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
羣之中情歸爽頌為踈放文城歷仕一朝咸見推重獻書
高祖遂蒙恩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第三

隋書四十七

